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少保胡繼宗倚之起戰功餉費至糜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來代稍稍爲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因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

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嘗募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顧徐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觀。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管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資吳自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縱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請吳。及兩臺使

天討酌

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請  
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  
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  
帥帥或賤且巽慄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決堅振而起顧  
獨張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  
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勒還里候勸  
張既拜命卽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于蒼雲間無何而市民  
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網  
漸密日相厲以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櫓各設役夫司干掇  
諸士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

尺受

受役。諸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  
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倚處，素舞文，與市大獍相結。  
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

亂志

替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獍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  
茅靡。且今跨襦褌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  
加拂息，而獨忤我何？諸大獍稍稍動，而會仕卿坐他法，臺  
使者杖註而囊諸三木，諸大獍遂嗾衆奪之，亡賴子莫得爲  
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  
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  
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

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替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  
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備恐無人色張談  
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厓  
柵樵揭長竿裂所掠初衣幟之哀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  
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  
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  
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  
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  
一憤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  
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聲

以亂攻亂  
行軍

與巷哭聲達旦。張乘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黠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

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  
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  
解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位，明約束。遂前薄亂  
民，敗之于菜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  
敗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僉梁紫反縛而詣臺者，百五  
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  
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  
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遠之猾謀爲應  
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張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  
舉行太過，裁腹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



物情醜醜鴆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  
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

上下張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  
綉以示褒異張念此悍卒猶未罷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  
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  
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  
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鼓衆  
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  
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欲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索  
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張旣已廉得

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諸臺、諸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口，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腆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圍。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懽呼。浙自是無警矣。嘗張疏

再上。

上大悅。進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監司而下，遷

賚有差，而禱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為當云。鳳洲筆記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時

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訃聞。

上大震悼。

兩宮聖母。

上。潞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謚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

遣官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詔太僕少卿于

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張居正卒

上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恭稱元輔而已。江陵歿，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碍新政。張蘄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穢言遂無所不至矣。

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流翰林，大僚爲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徹侯縱帥，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遂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

拾矣。

朱正色爲江陵縣令。朱儁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舉。行取。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儁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儒。卽精靈也。從佛墮者。夷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出小品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齋。故巳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接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粹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

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駛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

出小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誌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禮延之上坐旣別致書不荅考之江陵集中荅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卽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殺楊焦山沈青霞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構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然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人皆推之分宜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

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  
其風稍息而有亦不盡免者出小

龍宗武者秦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  
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  
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  
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卽指僞疏爲士期筆  
密白樞院胡楨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卽寘  
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舍至食  
衣襪乃死宗武由是躡少叅且陪淮巡撫矣江陵敗臺  
省論宗武永戍滕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

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謫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駭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遭三苗之窟，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效。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錘，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尸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也，殺已



比陳傾才  
爲好和業  
亦可觀而  
相量不足  
必欲搜自  
已練者自  
已立逐使  
摩岸偏空  
使有崎嶇  
休作之度  
其間所然  
其十年之  
其法者無  
其法者無  
其法者無  
其法者無  
其法者無  
其法者無

子者殺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

正相當云出後錄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

熟嚴養齋訓與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出史科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腹軍膏

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

金版六張是其本業率不能句况于屈首受書而練于

當世之務乎不知此三者文武定其之而文臣尤甚武

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也出史科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坑

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饑死頭插草標  
上街自鬻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  
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  
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  
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  
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  
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

出小品

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  
是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  
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送仰二奴勾北虜

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  
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  
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  
季勒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那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處  
哈屯慌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脩怨會台  
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于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  
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構兵是後仰加  
奴等十三寨止遣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  
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鈔束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給采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目攝。亡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塔。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寔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按女直千古爲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卽今

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  
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挾婁夷來歸置塔山塔  
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寔勾建州  
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  
黑忒補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  
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  
其遼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  
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  
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  
順因聽葉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束陸晏然耕牧三

十年台有力焉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莊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庶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敎習之李廷機、姜鏡、劉應秋、史夢麟、周應賓、鄒德溥、姜應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崧、梅國楨、王士琦、梅守峻、徐應聘、梅國樸、梅鵬祚、文聲最著，而葉、李、方、朱、涂、張位至台柱。

出三元考

時申玄漭張首岑並舉南宮魏見泉修陳時事因言

廷試閣臣爲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  
不悅見泉貶外李修吾救之亦貶有請于文定者曰近  
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率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補  
及者以此爲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  
比得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一固爭竊以  
爲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  
真能優容願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  
主裁吾不得而強也無何蒲州憂歸文定日以魏李二  
君爲念比孫月峯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卽日具疏見泉



加正徽號

轉南吏部，修吾轉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焉。而見泉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爲言，諸吏部擢

山東僉憲，馴至大用。

出沒錄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仁聖上加康靖。慈聖上加明

肅。

六月，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爲職，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慷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可以養重處安，而慷慨

概之士。則每每承嚴譴。蹈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適幸而已。故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獎賞而優待之。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爲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自保。

皇上憫其無罪。還之舊官。海內喁喁。鸞風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叙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日御史曹一鵬。又請優擢。揆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

信缺官掌管合無 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  
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  
坊印信卽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

裁斷

論屏  
奏草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敬民  
懇減織造以寬民力 邱疏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等報稱隴川岳鳳  
勾引緬甸莽應裏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夏月瘴發

潯江難遇暫將兵象收回候秋復來

上命彼處鎮巡官嚴謹隄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宜着實舉行

邸報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愈多則愈涸爛而太倉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理財經國之務似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爲期太遠本

色太虧。臣等仰體 聖意。請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恭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雋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卽留爲館  
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  
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  
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一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出沒錄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  
入。前至濟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

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雖在遼。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臬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聲遠勘前後功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郊廟。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階。加成梁祿米歲百石。臬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憾。遼去一毒。賊云。初臬自恃黠。慧剽悍。清日者術度出亡。未卽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臬

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脅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

也。女直考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叛免恍惚太等騎可萬餘。曷猛骨字羅并虎兒罕子及商日尋于闐時遼鎮已勦王杲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及商弱猛骨字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敕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

奴仰加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字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贖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

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幟爲號。寨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卽鼓行前。如今。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徇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劔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送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送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織焉。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廟。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襲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送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互商。數入威遠。



靖安堡而那林李羅尤狂詩挾索貢款如二奴時

海西女直考

封國  
處第

甲申 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  
應建府第未見 題請於是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以昭 盛典

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  
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酌  
撫按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  
意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  
休。

上命擬溫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  
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衝邊大將。難  
以輕易。

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  
當。不勝欽服。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

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竊慮已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在

國家之體。亦宜稍爲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

口矣。

論屏  
訂草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祈。給餉稍遲。誠爲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劫。叛入徭峒地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秦養之則易情。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

叛散而歸以稽削爲名定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所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擊知府又擊守備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西一省。卽今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督撫皆束手蹙頰恐生意外之變。必務爲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倒置之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

慮哉。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爲邊疆計。爲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祈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將周祈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鞫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爲妥當也。出奏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

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竊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

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  
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  
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  
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  
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  
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  
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  
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  
千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  
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



朱與陸辨處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喪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表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

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

繪屏  
詩草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

閣。

乙酉 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茶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特賜停減。奏議

時民間苦旱。

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 學宮成。

七月 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貪肆。已着重處。近聞賊吏濫受詞狀。多問罪名。厥罰之入者。

多半充私囊。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已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宮完美。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开陞。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皋。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葉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鄒觀光。山東兵科右給事。

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敬、刑部員外  
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田疇、戶部主事蕭良舉、四川兵  
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  
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  
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夢祖、貴州工  
部員外周夢暘、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  
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  
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推官李榮、侵各試官權、多取  
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旨、榮降級、同芳

哥傳三月

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魁應天周繼昌浙江馮煥  
江西熊尚文福建李光縉河南駱思驥陝西米劭廣東何  
象廣西唐世堯雲南其與京貴州蕭重望後俱中進士共  
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  
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兵部題  
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報

當是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檄棄

盛政

諸臣于要地并及先言事者而

上雅熟道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

數語已見  
抄書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

治安要機

至日觀者擁道路更相傳曰若知海都堂今已來乎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會

治所以  
安民

墨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

沈於三遷

沈於三遷

沈於三遷

沈於三遷

歸本于君身。疎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決歲三遷。皆特簡也。南京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爲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卽京中人從來未知右都御史爲誰氏。况其行事乎。瑞以爲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刊登卽論一人。至遠訊視職。又有一御史爲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



今以人行  
以解銀幣  
物

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  
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  
丞郎無不凜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爲大宴  
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履頓絕往時城社豪猾  
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

已

忠介  
傳紀

房寔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籍吳人號  
爲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寔故知瑞嫉貪不少  
借疑將發摘者逆爲疏劾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  
供職寔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擯君

辱國。極其詆誣。疏寤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籍。私橐巨萬。談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享貪婪之利。而反笑瑞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

陛下幸察。後寰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涓籍。

海忠介被論。李晉陽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聞之。偕同年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爲疏。以上出及錄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爲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爲整正。使官民不相擾。做清丈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恠占。無或偏累。爲簡可照煩冊。以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閻人王用汲入視。爲轉餼。竊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

餘金士大夫醢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  
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雨泣動  
天簞食盞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  
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  
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  
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詔贈太子少保  
加祭二壇 論文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視身視斯民  
由已飢寒恥厥碎不爲堯舜矢孤忠面叩闕抗言增日  
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  
廢乃決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於素絲無涿

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若金在冶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特頒祭葬爰賁始終賜諡忠介遣行人許子偉葬瑞于瓊之濱涯山。

黃秉石曰海公撫吳之德惠世以方周文襄公悅然周公在吳二十有二年蓋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孫矣乃海公僅九閱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清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顧太康佐然太康得君如此之專也總執北臺據天下權其謫遣御史二十人降走入黜三人皆奉行特旨莫之訝焉公豈有其勢哉公有

纖塵不翳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真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設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如文襄太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矣。

又曰：余時初束髮，歲歲讀書南京，故能得其詳。乃諸生羣謁公，余尾其後，見公頤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藹可掬，而青紗織金服，前後襜如，乃知危冠敝袍，世人傳之過也。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爲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小

說家傳宋包孝肅事多依托鬼神想此亦傳聞之類

出忠

介傳  
後記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紀錄  
彙編

丙戌

萬曆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叅考成本進覽奉

聖旨着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惟考成之法所以稽查勤合。催督未完。自

皇上登極。允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叅常一二百件。摘叅常四五十件。俱不過罰治節年奉過。明旨歷歷可查。近年以來。伏觀

皇上治尚勵精。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廩廩奉法。不敢怠。荒。今次六科本相類叅。不過四十件。摘叅止五件。則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



盡完之故則請爲

皇上畢陳之如催徵錢糧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糧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撫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刁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糧不肯議蠲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捶楚則無辜就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酷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有如近日劉審問以逼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爲國則務安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罰故錢糧非不徵當以漸而徵非不肯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糧不完重

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  
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遂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  
獲賊犯一節。每強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  
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潛踪隱跡。無  
人識認。即使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况撫按專  
駐一方。豈能撻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  
司道。比較州縣。甚者即加叅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  
惟憑應捕人役。將平民拷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被寬。致  
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  
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陞任遠處。黜回

原藉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  
例應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  
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踈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  
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既蒙  
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罰當其罪彼亦輸服無辭若  
推抑太過則何而自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  
苟免參罰將來政事龐雜法紀隳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思  
以爲

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  
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若臣等姑息苟且壞

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爵治，仍照節年。明吉

爲當伏乞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

奏草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

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六」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

皇上受天眷命，繼 祖洪圖，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

嗣。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

今 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 祖

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

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

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冢嗣升儲。所以明宸器之重。冲年胎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府齡漸長。陽德方亨。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

皇上祇率祖宗之舊章。深惟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

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

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

後。脩體克定。次第上請。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

甚。升儲  
業錄

力儲第二  
駁

妻美定歸  
得告  
君之休

輔臣申時行再乞 宸斷冊立 東宮疏曰先該臣等以  
元子庶齡漸長宜早正 儲位具疏陳請伏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  
此竊惟 冊建儲宮 國家大典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而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煩微  
從容而少待 聖謨則慎 聖兄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  
但臣等葵藿微忠芻蕘末慮尚有欲吐而不能自己者自  
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  
提有識而已師傳之官抗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  
性。始。若。自。初。不。可。不。早。建。而。預。教。也。 本朝 列聖建儲

委以冲年。定取法成。則遺意。臣等前疏。已備言之。今元  
子方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宣孝兩朝。定已過期矣。  
如欲修講學之故事。備朝賀之盛儀。則恐嬰弱之年。  
勤勞未習。臣等豈不知仰承聖意。愛惜庠體。今但舉  
行。冊立之禮。在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不過一受  
朝儀。不其煩勞不甚。久而名號既正。則千萬世之統。攸歸  
典禮。一行。則億兆人之心。斯慰。此臣等所以不避煩賫。而  
再有懇祈者也。伏望

皇上念主壺承祧之重。爲久安長治之圖。先議冊立。以  
正儲位。其講學等儀。遵奉明旨。少俟二三年舉行。

則 詒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

升階  
索錄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羨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非爲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升階索錄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克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道俱進士有才名履道致道俱庚子舉人亦雋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閣中書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



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

上不懼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爲第三弘志  
巡撫應龍子年少兼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  
橫者大臣恤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啓美等廿二人先是言官請每科考選庶吉  
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 旨如請故止二十二人  
蓋少四之一矣薛三木王圖蕭雲舉袁宗道全天叙俱以  
文名而薛官至尚書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多風少雨

陰陽失調。臣等定切憂惶。莫知所措。伏蒙

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已之心也。臣等淺見寡聞。不能奉宣。德意仰贊下風。乃茲欽承。聖諭。責臣等以

進言。蔡養之衷。敢不罄竭。竊聞漢臣有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蓋言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順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安民之要。亦不出此。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

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輸納有成規，催科安可已也。數年以來，亦少急矣。或見徵帶徵，併督于一歲，或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叅，惟圖避免，生息休養之無術，而鞭笞捶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竊以爲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爲率，帶徵次之以起運爲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有撫字，而民受一分之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夫國費有經，民力有限，譬之負擔，力任百斤者不能任一石也。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已。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柴炭之類是已。方今財訕民窮。

責次

三刑獄

責次

四用度

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爲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辨曲直。理枉伸寬已耳。近來問刑及查盤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詞而破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瘦死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差恤刑官員。必使冤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務公平。無以贓罰積穀爲詞。因而鍛鍊科罰。如此而民命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聚而衣食。

之欲無飢寒不可得也。况今十人作之，一人用之，作者愈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乏，其將能乎？今貴臣大家，爭爲侈靡，衆庶倣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踰僭凌逼，此耗財之尤者也。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弊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望。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如我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

皇上德意，必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可枚舉，然皆言官所嘗敷奏，該部所嘗題覆，明。

旨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放卒未能睹者何哉蓋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詔令不行斯二者非獨民生之害害且在國家矣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豈得不指陳時政條奏便宜然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爲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請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書旁午郵傳紛紜政令無常觀聽滋惑有司勾較簿書醉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此議論不一之患也人主之令堅如金石迅若風霆書曰令出惟行弗

不

惟反葢言重也。今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常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奈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即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薄海內外。丕應而後志也。不亦難乎。此詔令不行之患也。竊以爲欲議論之一。則題覆不可以不慎。欲詔令之行。則查參不可以不嚴。伏望

皇上勅諭部科自今條陳章奏。旨下部院。或事在見行及難行者。不妨停寢。毋得遷就題覆。諸凡奉旨嚴禁。或令部科查參。或令該科記着者。如有故違。即行參奏。毋得徇情容隱。則議論可免于煩多。詔令不至于壅遏。法度

日舉政事日修田是而民生可安天下可治矣臣等又惟天下之事有害在一時而利在萬世者有始若不便于民而終則大爲民利者凡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惟在較其利害之輕重而致行之則今墾田之說是也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思所以生之則思所以節之今國家歲費無涯既不能節而戶口逃亡日衆田地荒蕪日多民無餘財地有遺利故莫若與地之利以助民之財此則建議者之初意也譬如富民之家苟有尺寸之地亦必使種蔬樹果以資日用之需况于畿輔之區荒閒彌望而願弃之不耕廢之不用徒使勢力之家占爲己有而不佐公家之



人言公頂  
度有餘  
十不足只  
此其十同  
自有其人  
有起於深  
沉於時而  
於局者蓋  
公自寫亦  
也  
二不便無  
運情矣

新不在。國又不在民。豈不深可惜哉。但近水之處。欲  
築堤岸。欲疏河渠。則必少用民力耳。夫水利田土。皆州縣  
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蕪田地有罪。失時不修。隄防有罪。  
今以荒蕪不修。謂之便民。以墾田興利。謂之害民。不亦左  
乎。然而爲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之民。游惰好閒。墾于力  
作水田。則有耕耨之勞。勝胹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之  
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  
成田。必歸民間。必隸有司。使坐失已成之業。不便二也。然  
以國家大計較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晉成化中。議  
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爲黑眚之應。遂命停止。嘉靖

初始復開濬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礫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雇募。如涿沱等河。旣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

明裁察。

輪扉  
請草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真順廣太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洮慶陽平涼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者在江

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此皆國家與區遘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橫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聞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邸報

十月，聞臣王家屏守制回籍。邸報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益蘇紫溪濬，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鷄距，見人

不噬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  
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蠅。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  
子巳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盜  
公府紀

丁亥 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密謀期以普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夥賊一人出首當即擒拏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勸數未的先行搗報看得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南北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

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盡心任事隨發隨捕未望昭靈此誠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

其本之言

飢餓切身起為盜賊乃理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為然前勅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項者

心理探察  
是經輪天  
下才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為變

黃言

若禁過糶  
不思濟平

糶則前民  
必致于文

手而其害  
仍歸于民

何也商不  
願糶此來

也

請舉書封  
大典

也。臣等以爲宜禁止過糶之令。講求平糶之法。各該地方  
聽商民從宜糶買。河南則糶于江淮。山陝則糶于河南。各  
撫按官。互相開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過。其糶本或于各布  
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  
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  
不至嗷嗷待斃。洵洵思亂也。若夫挽回和氣。聯結人心。又  
有根本切要事。宜容臣等深思極慮。另行陳請。議奏

閩臣申時行等恭請 宸斷。並舉 建儲 封王 吉典。疏  
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 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  
心。竊。非。之。以。爲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明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爲此紛紛。以故逡巡待命。踰年於茲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闈封。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當若父子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管我。太祖高皇帝三年四



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 聖謨其爲綱常典禮計至精至備真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嶷睿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 詔告

寰區奏聞 郊廟今屆六齡矣天序旣已默定人心又皆

翕從此 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 皇第三子祥

徵良索序屬宗盟雖未及勝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滌

河之重此 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 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 趙王 英

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 世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五  
宗嘉靖十八年。東宮二王俱在幼冲亦同日受冊。載  
在寔錄。歷歷可考。臣等釋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皇長子宜正位東宮。皇第  
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詩曰。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言成周之盛也。今  
七粵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既正本支之傳。益隆在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喜。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五  
皇上春秋鼎盛。而膝前皇嗣一已升儲。一已受爵。子貴  
則父益尊。後昌則福益大。在

皇上聖衷。豈不悅懌。且使內而六宮。外而百官。遠而四海。

九州六軍萬姓無不歡欣踴躍。其以慰安人心。幹旋天意。豈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弼。國家休戚同之。故綱常一日未明。典禮一日未備。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故敢不避煩瀆。輒效其愚。伏望

皇上俯察通言。蚤定大計。將冊立冊封吉典。及時舉行。不勝幸甚。并儀案錄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命擬勅加恩總裁纂修等官。八月。

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

等深思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蠲  
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  
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干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  
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  
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  
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管北  
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  
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  
朱得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

糧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查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

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衝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撥。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事。卽伏秋水漲。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奏

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爲勞苦。爲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調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衝邊。故虜騎入城。晏然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

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請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異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詔以示警戒。而天威嚴重下。旨罕問科臣彭國光爲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臣等明白

上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嘗被兵。原無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遽將養謙議處。則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營營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

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上怒命遣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跪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御夷勦撫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為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獻俘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為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據王緘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遠子則緘亦已



知二叔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巡。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皇。上。寬。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驅。除。兇。孽。為。會。功。以。斬。馘。夷。衆。為。妄。殺。則。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真。偽。始。明。功。罪。始。定。願。臣。等。猶。存。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為。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為。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

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  
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  
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國。之。忠  
為。欺。則。邊。將。墮。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  
亦。鐔。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  
不。可。不。慮。

歲。今。任。天。祚。已。考。祭。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  
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離。多。生。枝  
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  
材。至。難。伏。望。

皇。上。特。賜。體。察。止。寬。王。緘。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聖。

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嘗再。御日講，丁是述。太祖高皇帝

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二祖則德茂業崇矣。

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頰下有白鬚，竟

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

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

樞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出小品

李見羅林撫耶陽改奉將公署爲書院十月初二日起  
工是日恭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  
十里之遠河舖方有忿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  
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捨掠圍  
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  
銀四千二百兩克賞次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  
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  
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鎖鑰李隱忍從之後閱操行賞  
米即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大怒擁

定安者才  
服來者氣

不忍行  
以圖謀

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  
敢下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  
仍杖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紀錄  
彙編

是年那林李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  
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  
虎兒罕歿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妻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  
李羅互商鼎立至是以警虎兒罕故甘心互商爲北關內  
應因約互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互商擄資畜而猛骨李  
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互商妻協謀誘殺關原  
兵備使王絨乃檄參將李宗召會游擊責應魁勒兵執

